

叢書集成三編 第五二冊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明

幾亭文錄二十卷(一)自卷四十七至六十	明 陳龍正撰	幾亭台	大	〇五二	〇〇一
黃漳浦集三十六卷(二)自卷一至廿八	明 黃道周撰	黃漳浦集		〇五二	一九一
疏集六卷自卷一至六		黃漳浦集		〇五二	一九三
狀箋卷七		黃漳浦集		〇五二	二六九
表詔制詰卷八		黃漳浦集		〇五二	二八三
策卷九至十		黃漳浦集		〇五二	二九五
對議檄諭卷十一		黃漳浦集		〇五二	三二九
論辨考說卷十二至十四		黃漳浦集		〇五二	三四五
書集卷十五至十九		黃漳浦集		〇五二	三九一
序集卷廿至廿二		黃漳浦集		〇五二	四五七
啓書後跋卷廿三		黃漳浦集		〇五二	五一九
記·碑記卷廿四		黃漳浦集		〇五二	五三五
傳碑碣墓表卷廿五附錄原碑篆文補遺		黃漳浦集		〇五二	五五九
墓誌碑墓表碣文誄哀詞行狀卷廿六至廿七		黃漳浦集		〇五二	五八九
文頌贊箴銘約揭題詞卷廿八		黃漳浦集		〇五二	六二七

幾亭文錄

下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七

文錄 卷四十七

復蔡雲怡憲長 辛巳

昨歲奉使中州。餓屍滿道。米每升八分。而巨室能發粟賑饑。上慰君心。下固民志者。所在寥寥。治弟逢人。即勸米見踴躍樂從者。天下事。尚有難於捨財者。若而事於此。猶靳何況他事。此時猶不動惻隱。何況他時。既無救人死亡之心。無復問他德待他經濟矣。人才必主於心。敬以此語爲問人才之對。祖臺求隱未遂。不得不隨職盡心中州此時之望。福星真孔亟也。而弭亂莫若救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七 文錄

一

餓救饑莫若煮粥。煮粥須米粟。米粟安從得哉。本里本戶之鄉紳富民。各自救其貧戶。明綸不啻再三真切奉行者。卒希罔繇勸之不應。亦由勸者無至誠以感之。既得至誠感動。又須下微各郡邑。刻期同煮。方免流徙爭奪之患。合是實無策也。所指有道不與易。舍之則藏。二義殊方。蓋沮溺所云有道無道。汎指天下。是則轉移變化。正聖賢之任。用我舍我。出於一人。既已舍之。豈復有求用求留之道哉。所以獵較可同。而三日不朝。則不稅冕而行。正謂風俗可易。而主心有不可易之時也。聖人固妙於經綸。嚴正於進退。二義合符。未嘗矛盾。至於卷

懷嘉遜儉德。又是君子分上事。在不磷不緇之大聖。或非所拘。愚見如此。敢質之祖臺。

答沈同江 辛巳

寇氛日南。台議之多。中生民之不幸也。天下事。惟局內者。拮据自圖。可以早救。次則虛懷集思。若無此二者。雖令局外之人竭力代謀。未必可以進言。勉強進之。亦未必信用。則有淪胥而已。江南以流警爲外懼。猶賴豐年爲內寧。日下得雨。暘時若。且令四野插青。民歸力作。便可望歲而敵地獨苦乾涸。未知天意若何。萬心皇皇。莫知所措。米價奇貴。不得不姑行平糶之策。雖不得上。猶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七 文錄

二

不失中。彈竭愚慮。條分規畫。錄出呈覽。倘有可採。或以轉告貴鄉士紳何如。

復劉職目邑尊 辛巳

台諭差役如狼虎。信然。信然。推之。則書胥捕役如蛇蝎。土棍如鬼蜮。宦僕如狐鼠。循環盤結。爲小民害。惟賴一豈弟神武之君子。立於上。則種種潛形耳。然古人云。吏畏其威。民懷其德。德威本一事。亦似有分施焉。父臺洞燭此曹之奸橫。必先使之畏。而民乃可懷也。差人不下鄉。爲政第一美事。差本圖現年。可免需索之擾。第現年隻身日供奔走。亦覺煩勞。或者地方有公呈公舉。則差

現年而凡有兩造。則差干証。原詞差原証。訴詞差訴証。其有必不得已。須用差人者。則又有顧父母小票式。可收其奔走之用。而禁其咆哮之私。要在令必信。罰必行耳。治胥吏略如用兵。威克厥愛。允濟十分聖賢心。佐以三分豪傑手。推此而捕盜養盜。宦僕土棍。詐害閭巷者。悉以威威之。民未有不和者也。小刻鄉籌內。有干証勾攝一條。又差役票尾。珠印式一條。皆專講此事。幸垂鑒裁。監收一事。關係身家。敝邑亦多屬正身。無敢僱替。以自求禍者。止慮正身原屬赤棍。彼見金而不畏法。此則關鍵在僉點時耳。近日城中賭博之風大熾。菴寺街巷。

樂亭全書

卷四十七

文錄

三

所在成羣。暮夜便為穿窬。不勝防。亦不勝誅。求即嚴示驅逐。救時一急要着也。鄉農窘困。不得比於城坊。少沾平糶之惠。米出於農。而惠不及農。實有不均之歎。昨方與憲卷相商。必使各區大戶。亦競發米平糶。乃可免於搶攘耳。外保甲連一冊。錢龍老曾以之守饒。其間儘多猷為。未供採酌。除奸細。密保障。或有藉於斯。

致劉敬日邑尊

昨見飛蝗蔽天號哭之聲。震於原野。驚惻交心。為之廢箸。何天之禍吾民至此極耶。懸格捕蝗。仁政於斯最鉅。最急。以民憂為憂。仰見父母之心矣。除蝗害而受蝗價。

即所以救其饑餓也。豈不善哉。愚意小民捕蝗之力。勇怯不齊。得蝗之數。多寡亦異。俟積滿斗石。方敢赴官領賞。公私守候。或稍需時。若得明示。凡獲蝗者。不論多少。聽於平日稔熟附近鄉紳巨室。或田主之家。隨時交納。每升定若干文。或每斗償米一升。俟巨室積累石數。總交送縣。驗實開領額價。如此則無問城鄉遠近。老幼婦女。皆得借此為生計。隨捕隨領。因利乘便。踴躍爭先。蝗應可盡。不尚可保也。憂心如惓。伏枕勒獻其愚。惓知大仁人能垂採納。

復劉邑尊

樂亭全書

卷四十七

文錄

四

台諭擇人委任。上不煩而民易親。誠至簡便之法。但其人難得。須忠誠不苟。又肯為民任勞。僅廉得顧上舍。朝楨。即前月管王黃坊平糶。言次則舍侄阜臨兩人。祈即委之。詰朝便可入倉從事。倘日期稍長。更須協幫輪值。則修畧兩兒。亦不敢辭也。魏子一最有憂民之心者。但其意肯於鶴湖書院收蝗送倉。不欲手涉錢穀。或微有未便處否。昨用耆民吳德賢其人頗耐勞苦。亦肯任事。仍使之效手足之烈。而顧上舍輩。則兼主發錢。隨到隨發。隨發隨登。耳目協同。互相管攝。弊端必無所容。而捕蝗者益知便利矣。惟各鄉未有人倡導。或出一示。即令

各區管平糶者。督捕何如。勝雨捕蝗。各有至理。各成實事。雨澤自天。故用禱蝗。乃物害。則用捕。功令原本於經術也。法官術窮於雨。思借禱蝗以自覆。豈知蝗無禱法。有父臺之設。誠捕治自不至太橫。竊觀此蝗。乃偶過之。涉非源源而來者。父臺實意憂民。愚亦嘗虔心叩問。義文豈欺我哉。雖未敢渠語眾人。弛其畏懼。然不敢不仰告慈父。稍慰焦勞。占辭敬附覽。

致劉邑尊

前屬俯詢備荒一節。已有數行奉答矣。昨於同善會中公議。每畝儲糙米一斗。聽昭時價發糶。另輸白米一升。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七

文錄

五

聽貯官廩備賑二說並行。宜及今明示。似難緩矣。但儲米應令何人領寫。方無騷擾。輸米應令貯納何處。以便取給。似皆應屬於里長。寫簿總繳。收米總納。庶幾略有綱領。且免差役之煩。日後稽核出糶。與興發轉運諸便。宜尚煩台裁。或更廣集眾。思務期盡善。未敢預定也。語云。國奢則示以儉。時諫不宜舉。今奢且諫矣。竊謂示儉之道。惟在老父母一諭意間。如目下塞菴相國奉舉。敝邑近年。率以多品為敬。敬果貴多。則少者類於褻矣。自少而多易。自多而少難。以賓論主易。以至告賓難。以官長令子民易。以子民啓官長難。伏窺父臺至誠憂民。

喜儉厭奢。又出於天性。乘塞菴為東道主。限示品式。上以遵功令。下以率士民。近以稱饑年。遠以垂儉德。就燕伏之際。無非養民教民之思。諒大仁人素有此心。弟特從而忖度之耳。然弟亦將在奉觴之列。而反進斯言。迹殊類於昏慢。非仰信之至。豈敢爾哉。

與仲馭

南中多君子。往還仕宦中有盍簪之樂。惟米貴民饑。則又諸君子深憂同患。停箸而歎者耳。今歲漕粟。未知抵京何期。一差跌便有難言之禍。而目前敵壘約有三端。軍旅竊賣。預懷渙散。一也。寇多道梗。二也。河水不生。三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七

文錄

六

也。惟水聽天。非力所及。軍旅則得賢總漕。猶可遠思。良街而控取之。然亦無全功矣。冠梗非大有縱舍。不能有收。即如今歲漕糧約四百萬。今再梗數月。耗費離散。十必七八。完且將不得其額。釋之用。奈何奈何。設有曠度。忠計之大臣為。聖明畫長策。捐其四之一。自淮北以。及河南山東畿南。凡積荒郡邑。隨地截留。使民各就食。必應時解散。自古饑民相聚為盜。非惟兵不可勸。即多金周資亦復無庸。惟米可以平之。饑民散即奸民孤。蕩除之易為力矣。捐米百萬。活數百萬赤子。不為空費。而兼收平寇之功。其所餘四分之三。猶得速抵津海。供軍。

民之食。豈不愈於今之束手坐視耶。顧此非遠臣。小臣可以一疏驟進。必客勿大臣造膝面陳。從容開寤。當有救也。然又誰為開寤大臣者哉。仰屋竊歎而已矣。吾邑米石至三兩外。言之隕涕。蝗災益復驚心。尊大人為家鄉遠圖。遣使糴糶於外。生亦令份追隨。得給部批。可免開津及彼地禁遏。惟即發與之為慰。

致李雨然少參

弟年來諸疏。幸蒙聖納。海內諸公亦多過獎者。然深識微衷所注之處。即平生最知莽中。不過一二人。老實翁每於班行晤談。扶出愚懷。所以然之故。意目之靈歟。

舉亭全書

卷四十七

文錄

七

心之神哉。奇才碩抱。指日建牙。於以蕩氛奏寧。使海內彫瘵考察。並食其福。所優為也。所深禱也。弟自揣屏賦。固天定其分。不能安頓世界。亦須安頓此身。決意乞休。未蒙允請。如彼舟流。不知所屆。乃知此身既落形氣。終為陰陽所囿。動靜不失其恒。惟可操諸此心耳。

與李灌溪侍御

役還讀手教。深感至愛。弟此志未遂。又良犯瀆字。目下確應如何。姑遲數月。再請可乎。又不知票擬此字。有苛求之意否。翁臺倘有微聞。幸容示之尊疏。許久方得處分。任作何排抑。總屬安榮。君子惟不當無故而犯難耳。

若開大有開繫之口。行大有維持之事。雖身困而道猶亨。況未至於困耶。何日解維入留都。此定鼎舊基。而近來客官充滿其中。增豐豫之色。少蹇坎之志。恐他年之患將有所歸。識微慮遠之君子。不知何道以處此。

致馮鄴仙銀臺

賢者立朝則益朝廷。處鄉則益鄉閭。居職則益職事。所益云何。總歸百姓耳。老年翁以經世鴻猷。喉舌舊京。似未開出納重寄。他人居此。且姑燕息為高。然聞邇年來。各曹或借通之名。以抑民情。仁智於此。靜慮遠思。遂抗章申飭。絕其所通。以舒民病。罷冗而要見。銷事而功存。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七

文錄

八

問問之德。崇於赫赫矣。新豹之音。長於轟轟矣。學識竿頭。益可以淡澗乎哉。便羽興居。精神如對。

復蕭瞻山侍御

手教至。具切不忘。屏質日衰。不堪世資。小疏告退。自分伎當非敢擇便宜事為之也。不屑為兔。良為雉。不能為鳳。鳳凰庶幾為冥鴻。而又未可得矣。為之奈何。古人亦云。默容然退。則可默耳。居位而默。是容悅也。中庸安肯開容悅法門。惟更危為孫。是真明哲之道。老年翁必首肯之。海內無地不餒。而薊門差跌。藩籬益單。又聞都人乏食。庚癸頻呼。豈直慨我寤歎。念彼京周而已耶。救之無

術有亦難言。言亦莫聽。度今日事幾。惟陽羨可以啓沃。若將生財平寇。兼數事大頭腦。胸中先自了了。從容啓告。當寧尚有傾否還泰之理。翁兄能乘間一達之乎。倘舍此不聞。只以時局爲相業。於軍國理亂。蒼生安危。不相關也。搜求出一二識時務真俊傑來。庶或有濟。然亦大難。大難。狂言及此。願秘之秘之。

致熊汝望撫臺 辛巳

兩逢歲歉。愁慘望目。江湖憂民。誠不減於廊廟。況任廊廟棟梁者。吉凶與民同患。其焦勞又何底哉。茲啓米珠特其民多枵腹。困圍一地。尤切痛心。監犯多係重囚。未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七

文錄

九

敢輕議其舖犯大抵輕罪。且無罪而株連者過半也。貧民營食於外。猶難告飽。身入此中。妻兒安得餘粒。日向獄中。聞旬相餉乎。故饑年之舖其苦甚於豐歲之監。一入舖後。輒多餓死。因偶見偶聞。推及不見不聞。姑少言之。設如一州一縣。越五日而瘦一命。合計七十六州縣。便日捐十五人矣。竊念此際起死人肉白骨。惟大仁人掌握數千里者。乃優爲之一動念。一揮毫。一啓口。而和風生氣沁入於各賢牧之心。或於元旦晉謁。更加面諭。感動尤親。度每月生全。可不下三五百人。此多命者。其默默尊親。增元善之修齡純嘏。又可勝數哉。若夫鄉市

貧民。惟炎粥一着。可以全活。此出自聖諭。確不可易。而炎粥非一州一邑所能獨舉。恐聞風靡至。反釀意外。必行令各邑。刻日同煮。方有濟而無弊。今歲杭嘉湖三府。最稱歉收。新春此着。似斷難已。其米則應做蘇松例。每田一畝。輸白米一升。此亦惟老公祖一傳檄。同風行。草履與出。因同登。和席者同其踴躍。謳吟矣。春王北發。未獲驅衣束有所懷。上體聖恩。中暢弘仁。下哀桑梓。不敢不殫竭其愚。以獻。

復任玉仲恤刑 壬午

年翁抱真正活人之心。今所處乃真正活人之位。敢省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七

文錄

十

饑饉浮臻。所最急者。真正活人之方。前曾以二事。額撫院熊老公祖待澤之民。猶歷延致其炎粥勸賑。非有地方錢糧之柄。未易敷施。至省發舖禁一事。則仁人見在職掌。推欽恤之餘。仁固可徧諭所屬刑廳。轉行各邑。不崇朝而浹海甸者也。仁心發爲仁言。仁言卽成仁事。感人誠深。救人必衆。仁功之報。又何俟三祝哉。筆所未盡。更令修兒稟詳。

與吳經歷 名文獻

傳聞舖犯甚多。昨死者二人。可悲可駭。饑民入獄。染疫自易。一染多不能復生。究其所犯。大抵債主借糧務以

陷之耳。富人爲纖微之通。致貧民於死。恐彼聞之。亦不能無自驚悔。況爲之父母者乎。此役望門下發哀矜之心。慎之重之。民窮世亂。體聖主不嗜殺人之心。以共圖挽回。諒爲臣子所宜同也。

答左三山按臺

雲翰來頌。學以饑饉。賦役爲憂。讀仁人之言。議仁人之意。茲數者種種皆急於燃眉。而募船一事。則尤民命國課。兩窮而交害。不容不立刻圖起變更者也。無論募價難措。船隻難足。卽令百計勉強支吾。而初使迎運於潤淮。今乃漸進而北。民舟小薄。豈堪涉險。其間差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七

文錄

士

跌之數。必甚於往昔之清船。求速而反遲。求完而愈缺。必以此矣。蓋暫借一年之迎運。以濟回空之偶滯。可恃迎運而回空。長住於淮。不可況使迎運益北。而回空直徘徊觀望。并有不至淮者。焉又其甚也。聞有并船而化爲烏有者。焉則迎運之不可恃而深可慮也。明矣。見害民命。究緩公儲。不識祖臺可因浙事。而以全局入告否。乎至於頻歲饑疫。則惟有仰體聖諭。使本地鄉紳富室。各自救其本地之窮民。而上臺則措糧獎粥。使各州邑刻期同舉。官民間兩法互濟。可以少救。其在敵邑。曾勉力行之。然感動四方。端有藉於大仁人之風勵也。因

明問之。及不覺娓娓。

致劉瞻日邑尊

寵召誼應恭頌。但此時一飲一食之會。儘有關係。不敢不爲慈父陳之。庚辰之春。因漕兌生大變。矢統殺人大老登陣。通邑幾致不測。幸而朝廷以大法懲之。此流雖憾於同憲。未嘗不望邑人而側目也。今出兌方殷。父臺晨昏拮据。官旂亦有公心。德威惟良。若因薄遊賜餞。雖局恒體此時。未必不藉爲口實。今願因治弟之惡辭。慨然俯允。使知治弟之所以堅辭者。爲漕務也。慈父之所以特允其辭者。爲漕務也。彼無間可伺。或反動其王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七

文錄

士

事靡盬之感。焉在民在軍。在鄉邑。在長安。各有嘉賴存乎其中。謂非仁人弘恤時艱之一大證佐耶。至於歲饑民餓。舉箸而歎。聞樂而悲。此又居者行者默默同心。不待愚詞之畢也。揆惟鄙誠。必能鑒之。

答顧端屏少宗伯

副公來手。傳莊論。披函竟讀。如侍慇懃。目今法網清夷。仕路寧寂。雖然太平氣色。所憂者。遯虛步逼一步。蠶食而進。無反顧之憂。流氛占踞。腹心借名安民。有圖大之意。漕事日艱。新舊交窘。是三者有一焉。皆足寒心。而今備之。未知今冬來歲。又作何景界也。虛光景與實境界。

兩兩相照。畢竟某一邊勝。深用懷疑。竊見聖主殷憂。不自揣謬。陳懇款。亦未知當事者肯究實付施行否。道命世命。於斯焉繫。一身之命何有哉。夢卜求賢。競推元善。良以為國熱心。羅才大治。彙征志吉。不得不致思於包荒。休否之人。老先生川觀日久。夾袋所儲。必當益富。真有其人。而身為之領袖。便可起而安吾民。報吾君矣。夙昔功夫。正為今日。拭目望之。

復袁愧澗老師

兩奉老師手札。情意懇至。生平奉職循理。自是日用飲食之事。今考選伊邇。孑然一身。茫無依倚。亦正謂道無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七

文錄

七

可倚。倚即非道。倚人倚於人。皆非學者所敢出也。門生昨歲求退未遂。今若遂寸進。又無頓請自遂之體。且盡臣心。將方今二三急務。發明綱領。聽諸同志者共舉而共成之。以此伸酬國之意。然後旦晚間請歸田里。畢朝聞夕可之大事。懷此有年。不欲自負。若貪戀浮榮。陶進不休。意味有限。光景幾何。門生固不若是其愚也。所以盟志仰所以報吾師。

答成玄升兵部

向從劉念臺先生疏中。早知大名。同於同寅王俯哉益。悉高義。老先生固今之古人。何惑乎鄙夫之不能容也。

然而往事已矣。台心恬然。我苟為太虛。何妨白雲來去。乎。小集五冊附上。公道大伸。何日駕遊京華。一慰夙念。且使世得彥直之用也。

寄葉瞻山侍御

古來清明廣大之世。外侮不作。作亦旋消。今者省刑用人。海內翕然矣。惟生穀乎寇。三實事。未有着落。若以此三事為主。求堪任總理總督者而任之。聽其自舉。偏副或者真人才出。為之用。而真事功可建。真成一清。明廣大之世乎。愚誠屢言。未能動也。如何而可。聞流氛甚熾。自廬州失後。聽其徜徉駢馬。遂有窺淮窺留之志。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七

文錄

十四

惟人可恃耳。一江豈足多恃乎。幸急與黃位兩年翁計之位。兩有真才識。大江以南億兆生靈。今日不得不倚托於其手也。掌上視一書。向蒙老年翁賞鑒。欲梓之。白下弟慮其中有傷時語。求已之。今偶為新泰蔣公所見。徑自刊布。莫之能阻。適羽便。敬以一冊呈覽。

答楊扶曦戶垣

條條指畫切中民瘼。當今國計。無出此矣。內農政一款。專重本色。專重開荒。與小疏全合。惟大疏重在邊。愚意重在畿近。大疏給與種具。愚意使民自趣。似小異而實次第相通耳。此事是日前回元救急一舉兼收之劑。今

春看議具奏之。肯恐當事者遂開淡視之。豈知舍此更無生財之道。數年來民之饑斃者幾百萬。兵之因饑而亡逃潰散者幾十萬。皆因無食。豈為無銀。只願舉世精神議論。丟開銀子二字。則生財道理自見矣。昨徐心水年兄相與談及。慨然欲為司農徹底講明。方將細觀徐尚寶二書。倘年翁晤司農時。力為從臾。得力更倍。兵民之邀福無窮也。又目下有一急著。河以南麥多人少。幸寇暫遠。人必競出刈麥。赴河北易價。聞每石約一金。豫斗甚大。比京師可加三之一。以其所贏之一為舟車費。綽然有餘。抵京師之日。仍石得一金耳。比時值贏倍。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七

文錄

主

以外。此時得多措本銀。速往收買。後來抵還原值。餘存本色。可充京儲。若得一二百萬石。便可抵歲漕之半。改折之說。實實可行。於以避南而濟北。寬民而飽兵。舒舊運而速新運。與馬年兄前疏隱然相成。豈非目前莫大之利耶。此貴垣職掌。因謝賜教。附備狂瞽之獻。

答金太液工垣

昨承下問。改折一事。為維桑造大福。宜急急圖之。遲則恐北穀長價。南米開微。仰無及矣。今姑據所知。粗具梗概。吾鄉漕糧細數。并所給單旂運糧各色費用。具載賦役全書。弟未及攜來。年翁須另自覈確。方可入告。至費

三石。始得到京一石。此大體則已不爽。利民利國。一事中兼之。聖聰必欣然允行。即司計者。聞入庫之銀。且當倍增。恐亦喜出望外。彼特向未經詳籌耳。略稿錄呈。惟酌採。

一察近畿某某州縣。并山東河南本年十分豐熟去處。其所出糧食。不拘大小米。或麥荳等項。每石時價各若干。又地方斛斗大小。恐或不同。并須察明。其算價一炤京倉官斛為準。

一察前項豐熟去處各州縣原額錢糧。每年該納折色若干。今年暫聽以本色米麥等項。悉炤時價輸納。充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七

文錄

去

作折色。免費兌頭。其斗斛准京倉算。共計若干州縣可得本色若干萬石。一杭嘉湖三府原額漕糧。約計百萬。每石解京止六斗四升。其正耗每石又外加九升八合。名曰漕規。三府民間輸納正耗米共一百一十萬。而實至京倉者不過六十四萬。據今十五年仍復歉收。時價每米一石約值銀一兩二錢。連漕規加耗。該每石納銀一兩三錢二分。本年暫行改折。應共納銀一百三十二萬兩。若畿近所輸雜糧。每一石二斗。可抵東南大米一石之用。共收七十七萬石。即抵杭嘉湖三府六十四萬

之數。假如每石作銀一兩。不過去銀七十七萬。而三府改折銀多出五十五萬矣。此外更有三四輕賣。約每石納銀二錢。繫民間解至總漕給發。又有行糧。有月糧。有過江脚米。楞船松木。諸般雜色。約官民共費三石。始得一石到京。今民間既改折納銀。則各項雜費銀兩。并應解京聽用。共三府到京米六十四萬。每石可得銀三兩。共得一百九十二萬兩。是一通融間。北民以本代折。可免賣糧完銀之苦。南民以折代本。得暫留本色以充饑。而國家獲一倍有餘之利。一舉而三便。所當及時亟亟舉行者也。

復蔡雲怡晉撫

浙民無福。晉民得天。總屬王民。亦復何恨。又或者浙遠而晉近。天將留祖臺於神京之側。擁護吾君。讀召對記語。語是平日心中欲爲之事。今日身上必行之事。固宜感動。聖明別論。將才委不易得。若偏裨。恐處處有之。只要識拔。吳起謂千人中必有千人之將。往歲吳鹿老撫晉。亦皆從行伍中拔人。祖臺夙具慧目。似無煩借才異境也。又貴治榆次。有乙榜左應選者。初宰昌黎。拒強敵於猝至。以功擢臬憲。後得罪代巡。罷歸。雖未識其面。竊意方略可使。或其胸中更有人。可藉以咨詢也。試

召而觀之何如。昔王文成軍中用人。兼及鄉紳。此正其類。新疏認兵數。許躬提。在他入爲慷慨。在祖臺則一腔忠愛所激發耳。讀罷使人感歎。邊腹禍已至迫。京中儼然太平。非粉飾。則譁囂不可思。不可道。千籌萬想。不忍坐視。又復指陳要務。傷時踰限。一切不顧。惟此痴心。望有救於時。未知聖衷果大轉旋。大施行否。世界之命。非一身之命。順之俟之。可如何哉。四疏全錄附覽。昨歲滿期休致。不意違願。此番若得罪放廢。固所安也。對知已。不覺無所不言。

答黃東厓掌院

讀手教。真社稷臣之用心也。部未必卽覆。又或以一覆了事。而不實實施行。總不足救目前之禍。得台臺鼎語發明。先使端揆胸中了然。因使聖明胸中亦了然。信得舍此無他策。用此必有效。然後部覆乃爲不虛。此則廟社之靈。式賴於台臺。非區區一小臣之幸也。所諭南人或聞警而裹足。或撓之不使着手。此必有之事。但朝廷果發真信。則必立金石之令。必設董理之臣。果不起科果授銜。果豁罪果如李萍槎。新限原主之說。則可不煩清理。而一切爭執阻撓。立地自斷。惟難得如萍老其人者而行之。若津門則馮留仙之才識。允稱通敏。而河

北河南。則王子房實堪任。山東新撫公。聞其實心實才。此三公者。如可各肩其事。雖不特設總理。未為不可也。魯豫二省水利。未有成書。若津門畿輔。則徐尚寶二書言之極詳。而汪司農亦屢見之奏疏。因其成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但使節錄得人。則如盧觀察輩。聞尚有存者。召之可至。即南來。亦有一二留心此事者。聞風連茹。終常有成。蓋此事見效。原在數年之後。但功效一見。却是元氣日漸充周。把一個極窮極苦。無法可治之世界。和身翻轉。無一病不治。無一美不集。便是真正中興。行國祚於無疆。非僅補偏救弊。年挨一年而已。士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七

文錄

九

仲於知已。遇老先生有俯信之意。不覺披肝露膽。實為天下非為自己。立言大君子必能諒之。

答孫戶部

聖與屯名。清而實混久矣。屯於邊地。所以餉軍。聖於內地。所以足民。原是二事。小疏深著此辨。因近來與屯有各無實止計。每畝一分之屯課。非實求軍士耕種收穫也。又遼氛屢擾。而我無精兵良將為防護。自盧制臺沒後。屯事委亦難安。故不若且急議畿輔開荒。如小疏所云。招徠激勸諸法。朝廷無費。成效漸臻。但使附近諸郡民間菽粟漸多。上可輸京儲旁。可資邊餉。漕速固兼美。

漕運未大憂。此是通身轉旋之機。又亦目前備艾之道。且諸郡並勤耕作。二三年內。將見溝洫縱橫。可防騎突。又因足食而寓防邊。推此法以行於兗豫。分殺河勢。又因足食而寓治河。實今日中興之大本根。大作法疏內尚未敢盡言。既蒙下問。得因覆疏。徹底發揮。使聖主洞知治源。舉世亦曉然於救時之急務。功德之鉅。孰可與侔。其發端處。切須先提明內地聖荒。非邊地屯田。而今日事勢。舉易於屯。今日補救元氣。聖尤急於屯。得此數語。捉綱觀者。便多了了。所論潞水客譚水道攷二書。皆備有抄冊。又無副本。項為屯院徐心水借去。台臺政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七

文錄

三

道取祝何如。

答蔡雲怡晉撫 壬午六月八日

小疏三已奉 旨。墾荒者。司農認真議行。且觀其覆奏。若何。然不申明大信。不特設農官。雖覆議。總具文也。前輩如李蔣老後。進如韓泗水。皆堪重理斯事。而一方擬中樞一資。格未及量。難如意。其冠一疏。中樞擬置之。彼自有神運。無藉貴者耳。第四疏。已踰一月。未知聖意云何。頃者流氛益熾。更置督師為第一急者。有識者擬屬祖臺。而又有傳聞左帥子寄語中朝。願得向來沐恩門下者為之督。庶便於効力。有引以入告者矣。果若

是與唐季藩鎮軍中自定留後者何異。況元帥之職權至清至誠。乃可使貪使詐。若朝廷擇帥而亦以穢跡彰聞者充之。其債贖應不旋踵矣。蕭督手足無措。將來議易衆望亦必有歸。此時祖臺正宜預儲奇謀之士以待稱此選者。殊難。幼生固其人哉。至所謂異勇者。亦必技力絕人之外。粗知方略。乃堪驅策。若一味莽猛。只是家丁其策。全武科。謀不謀勇。不勇尤爲廢物。想天下之真謀勇者。決不腰纏而走職方。需命於輦轂之下。惟在外督撫多方構求。或可得一二。所深注望於祖臺者此也。然以祖臺之真誠靜深。因當作都侯。不當作汾陽。古人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七

主

或從內而出將。或從外而入相。駁歷之局。固無常家。祖臺長抱此精忠。時時操存。時時造詣。以政事爲學。問聘天公所位。置耳智愚二字。華學者須認得歷歷落落。了了明明。智惟可智於介石。若介石之幾。既未得伸。智惟可智於處事。其餘不得不愚。臥龍長源。皆抱絕世之智。處位任事。一以得自繇而盡瘁。一以不得自繇。歎爲兒曹。累智可得用耶。竊見處尊位而欲用智者。終非第一流人也。對祖臺第一流人。忽發此愚人之論。閱筆惘然。

答蔡雲怡

壬午

不肯輕任。而後所任者必濟。此治弟之所以爲祖臺多也。幻生城中。若着有實用。弟自心識之。隨時相機而圖之。意總爲國。敢知其他。常事相見。徒加弘獎。不問當今要務。使人何山可以強聒。弟復以大謀密策。托其所親。婉啟之。纔發端而彼覺其意。卽云方今一二大事。凡建議者。凡薦人者。後有得失。皆其任之。言者遂止。以是知其本心。既不肯擔當。亦遂不欲聞也。其所以不肯擔當者。又因從未經心。全不明了。認生財平寇。三事是當。今決不可爲之事。必無做法。必無能做之人。且挨延過日。爲怕堂微倖之局。奈之何哉。聖荒議已進。御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七

主

覽而三句未下。未知作何究竟。始末已刻成。京師未敢送人。特寄一冊奉覽。

寄蔡雲怡晉撫

李穀之後。許定國繼之。幸不諱於晉境。賴祖臺止戈不殺。眾以浸安。然傳聞定國兵入晉。不無抄掠。雖真假未可知。懲前毖後。望特加之意也。六經治民。無不尚仁。尚寬。獨胤征。論治兵。云威克厥愛允濟。六月之雅。云有嚴有翼。竊嘗繹之。威嚴非特誅有罪也。平昔威令震其神魂。仰好敢犯。正典寬仁相成。萬一犯法。則殺多卒。不如取一將。然與其除不赦之將。又不如早易姑可免死之

將大抵以臻勝耳。又元帥受事。須自已手中。特拔數人。新舊相問而用。新將感激奮勵。將亦不敢偷肆也。昔年曾訂明要書。桂華生學憲刻之。山右原板想存。臬署倘祖臺暇時。晤新憲。煩一咨問。令刷印若干部。俟發榜後。於賢書新士人給一部。當路費。使稅之公車。此書於心性經濟治民行師。無不統括。貴治士民真素無游氣。或堪少助其心得耳。

復楊扶職戶垣

聖荒舊制。向爲屯田二字所混。爲起科二字所壞。前疏略言之。近議則詳言之矣。因部覆尚未特準。出聖荒名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七

大文錄

五

色。恐一切立法設官。皆無着手處。民間亦決無應令之人。日後仍歸一場虛話。非建議者不審。由覆議者積習難破也。假如舉得真才。令其所掌何事。奉行何法。或者聖心明知。舉已非屯田。知租制之永不起科。實爲國家大利。但典屯全書久已頒行。不欲顯示同異。遂姑從部覆。雖仍屯田之名。而實行墾荒之事。庶令海內臣民聞風趨赴。乎果爾。須聽民儘力墾闢。絕不議及開徵。而又多方招勸。如部議所云。然後此事可望興舉。即公廉勤敏之大臣小臣。有所用其心思。效其才力。又今所難惟在一總理大臣。此人果得。必且能知人。能用人。一切

府司屬幕。卽一時未能頓備。不妨聽其自求自拔也。趙蒙下詢。謹據所見。聞數人以復。然天下事。大抵名定而後法可立。法立而人始可奉行。先分墾荒。本非屯田。使民曉然樂趨者。正也。姑因屯名。而中墾制。使舉世由而不知。但法善人善。則功亦可成。此不得已之權。而未敢必也。昨聞聖心惓惓。以此舉爲根本至計。必欲實見施行。此年翁職掌所繫。亦忠良報國之時矣。四海筑筑言之。不覺肫切。

寄錢塞菴相公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七

大文錄

五

親翁厚德純淑。每私相慶。謂惟申文定公差堪比擬。而清名高風。則過之遠甚。不虞初秋有長公之戚。天末遙聞驚悼。無已念丁清惠公七十餘歲時。亦喪其長公。此實全中之缺。幸而達觀知命。不至過哀。撫成諸孤。躬享期頤。又益以見缺後之全也。親翁今日所處。適有類焉。而次公妙齡雲步。又非清惠所得儔。茲二公者。大江以南百年來所聚羨也。而台社皆復過之。觀我親人畢竟。慰深而歡淺。羈迹京塵。縮地靡跡。姑以茲言寄安慈念。邇來聖心日轉勤學。省刑用人。聽言甚有中興之望。惟貴用真人才。乃有真事功。而方今最急三事。舉世皆昧其綱領。一則以銀爲財。遂以取爲生。今正之曰財者。

穀也非銀也。生穀先墾荒後興屯。又必不起科。荒乃可
墾。而國可大利。一事中三重疑。開幸政府言路有同心
者。更相稱說於上前。上乃豁然。大明決意舉。行而
舉朝亦半信矣。至安撫二事。又皆倒認。謂外難內易。不
知外聚而內散。必攘外之績。先奏安內之功。後成攘約
期年安。須數載攘。專藉一賢總督。安則自求賢督師。而
外尚須遴選。陶成百十良有司。此其難易。期候迥然不
同。將與同志講明大意。使言路先有信者。又使政府信
之。然後從而昌言之。在朝則救民不行。則知止而已矣。
若舍此三大務不救。而爭開非就墾。還此之謂不知類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七 文錄 五

答楊扶曦戶垣

大疏所發下詳釋。以便推演。墾荒事在今日。於興治救
亂總為第一義。皎然易見。確無可疑。獲上先信。友信友
先自近弟前著。墾荒議見者尚少。今茲於二日內。先抄
數本。編送貴衙門。令各諮然。互相信向。則上通政府之
心。遠傳各署之耳。迷者漸醒。疑者漸信。生穀足用。有時
民安盜息。有期。中興大本。實基於此。若此事不行。弟繼
此雖復有陳說。皆事理之正面。而習俗見為反背者。老
子云。正言若反。一事之正面。不得仰他事。又孰能見耶。

雖受年翁及諸正人曲加獎借。不能有大造於世矣。張
二老向忝同志。昨一友來傳其意。極稱墾荒生穀為中
興根本。至計弟已托此友先送一本至舟中。聽其閒時
熟繹。校任在即。是一大助。又此事政府已有大半明曉。
惟江北相公前者進說。似尚扭與屯習見。此必藉光襲
二年翁之力。足挽回之。五相同心。方可得力。不然今所
覆奏所傳論。所立法所用。人動稱屯務屯臣。與吾輩建
議本意。全不相涉。料民間必無應者。舉動一番。蒿萊如
故。無以塞責。則必仍強加屯賦。某郡增若干。某縣增若
干。民苦益無窮。而國用終不支矣。今關鍵未定。尚可轉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七 文錄 五

移者。全在設衙鑄印。當刻其文曰。總理墾荒某都御史
庶幾名正。而事猶可成。若設總理屯政印文。則大事去
矣。

示揆修略養 壬午八月二十六日

目今皇上專留心墾荒。傳諭面諭。已經再三。惜部中
憤憤。所覆疏全不合情理。賴戶垣楊扶曦據我墾荒議
入告。而黃相公亦以我議面奏。皇上。皇上答云。有陳
龍正這個人。乃今進覽。想今後部科會議。一一皆本吾
說矣。閣中諸老亦甚指此事。既欲仰承聖意。舍我議
固無第二個行法耳。又墾荒一事。向因有欽定典屯書